

顏氏家訓金樓子“伐鼓”解

周 法 高

顏氏家訓文章篇：

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，題云敬同；孝經云：“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”，不可輕言也。梁世費旭（註）詩云：“不知是耶非”，殷溥詩云：“颯颯雲母舟”，簡文曰：“旭既不識其父，溥又颯颯其母”。此雖悉古事，不可用也。世人或有文章，引詩“伐鼓淵淵”者，宋書已有“屢遊”之誚。如此流比，幸須避之！

金樓子雜記篇：

宋玉戲太宰屢遊之談，人因此流遷反語至相習。至如太宰之言“屢遊”，鮑照之“伐鼓”，孝綽“步武”之談，韋粲“浮柱”之說，是中太甚者，不可不避耳！

都提到“伐鼓”。文鏡祕府論：

翻語病者：正言是佳辭，反語則深累，是也。如鮑明遠詩云：“雞鳴關吏起，伐鼓早通晨”。正言是佳辭，反語則不祥，是其病也。崔氏云：“伐鼓反語腐骨是病”。

崔氏認為“伐鼓”切“腐”，“鼓伐”切“骨”，故為腐骨。我覺得“伐鼓”所以要避的原因，是：“伐鼓”是“父”字的反語。金樓子把“伐鼓”，“步武”，“浮柱”連舉，其實都切“父”字。按廣韻：

伐(房越切，奉紐)	鼓(公戶切，姥韻)	} = 父(扶雨切，奉紐，慶韻)
步(薄故切，並紐)	武(文甫切，慶韻)	
浮(縛謀切，奉紐)	柱(直主切，慶韻)	

(註) 劉盼遂顏氏家訓校箋曰：“旭皆魁之誤。隋書經籍志：尙書義疏，梁國子助教費昶作”。劉說非也。南史卷七十二何思澄傳云：“王子雲，太原人，及江夏費昶，並為閭里才子，昶善為樂府，又作鼓吹曲，武帝重之”。玉臺新詠六，樂府詩集十七載費昶巫山高曰：“彼美嚴之曲，寧知心是非”。下句當即此句異文，豈因顏氏譏評而改之歟！

南北朝時，輕重唇尚未分化，所以奉紐字可以用並紐字來切牠；南北朝的詩文用韻，虞韻和模韻時常通叶，〔參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（清華學報第十一卷，第三期），和于海晏漢魏六朝韻譜〕根據我擬構的切韻音，虞，麌，遇韻是 iuo，模，姥，暮韻是 uo，牠們的音值也很相近，所以麌韻字可以用姥韻字來切牠。家訓在上文提到詩文中不能隨便用“父”，“母”，“耶”的字樣，把“伐鼓”切“父”字，在行文上，更加貫注，假使解作“腐骨”，便無意義了。

至於“屢遊”如何解釋呢？丁梧梓先生來信說：

“屢遊”似是“劉裕”之反語，“劉裕”反“屢”，“裕劉”反“遊”；“屢遊”反“劉”，“遊屢”反“裕”，未知是否有當？

按廣韻：

屢(良遇切，來紐)+遊(以周切，尤韻)=劉(力求切，來紐，尤韻)

遊(以周切，喻紐)+屢(良遇切，遇韻)=裕(羊戍切，喻紐，遇韻)

音韻都很切合。